

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

梁啟超

春寒索居。俯仰多感。三邊烽燧。一日數驚。日惟與吾友明水先生圍爐相對。慷慨論天下事。側心怵目。長嘯累歌。輒達旦不能休。明水謂其言有足以風厲國人者。乃遂述之以爲此文。

著者識。

明水謂滄江曰。吾子平居以樂天無悶爲教。謂國家興亡。繫於人事者什八九。中國非無可爲。在吾儕戮力爾。吾習與子游。講聞既熟。誠不敢猥自暴棄。雖然。一二年來。熟察天時人事。無往不令人心灰意盡。殆范蔚宗所謂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吾子云云。毋以姑作達語以自解。或率其不忍人之心。知不可而爲之耳。滄江曰。不然。夫知不可而爲。惟聖如孔子者能之。吾鄙人也。學道無所得。豈足語於此。且天下惟極不達之人。始好作達語以自解。譬諸夜行畏鬼。強作狂歌。吾不爲也。使中國而信無可爲。吾惟蹈東海以死耳。決不忍更發一言治一事。吾之不忘吾國。以吾國有使吾不能忘者存也。今吾子憂中國之無可爲。固當有所見。其有以語我來。明水曰。俗論之言中國必亡者非一端。非吾所悉敢從同也。請得舉其說之深中於人心者。附以吾之所憂疑。惟吾子辯析焉。滄江曰諾。

明水曰。今列強耽耽謀我。我之所以自衛者。殆窮於術。此亡徵之最顯者也。滄江曰。斯固然也。雖然。國與國並立於大地。狡焉思啓。誰則蔑有。孟子曰。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外患非有國之公患也。且子不見乎普魯士之初建國乎。七年戰爭之役。五六強協而謀之。其險象視我今日何如者。不見

乎百年前之法蘭西乎。大革命起。全歐伐罪之師壓四境。及拿破侖既敗。而列強會於維也納。各磨刀霍霍以向之。其險象視我今日又何如者。又不見未統一以前之意大利乎。以華離破碎之數十都市。分隸於數強國。不度德量力而思與抗。其險象視我又何如者。由此言之。外患非有國之公患。視國人所以因應之者何如耳。且以土耳其之孱。歐洲列強視爲投地之骨者垂五十年。至今巋然尙存。波斯之遇英俄也亦然。即彼羶亡之朝鮮。自三四十年前。久已不國。然且擁虛號歷二君。直至去歲。然後君爲奴而社爲屋。夫亡一國若斯之難也。吾子亦能言其故乎。明水曰。土耳其波斯朝鮮。皆非以其爲能競爭之主體而自存也。實以其爲被競爭之客體而幸存。欲得之者衆。則其勢莫敢先動。而弱者乃反賴以暫即安。及乎強者不復以爲競爭之鵠。則弱者之命定。曷云乎不復以爲競爭之鵠。必其經一戰之後而勝負有所決也。否則協商而宰割之也。夫苟日俄不戰。則朝鮮雖至今存可也。苟歐洲列強均勢破。則土耳其不旋踵而爲波蘭續也。滄江曰。如是如是。弱者不能自立。而但恃人之容我爲國。爲狀誠至可悲。而當其尙容我爲國之時。固不得不謂天之所以仁愛弱國。而予之以圖全之機會。使朝鮮人於十年前而急起直追。一反其所爲。猶可以不至有今日。而土耳其苟自今有人焉。整飭紀綱。增進文物。十年以後。雖躋於列強可耳。夫今日中國之地位與三十年來之土耳其。絕相類也。自今以往。彼與中國有關係之列強。或經一戰而勝負有所決耶。或捐棄猜貳協商而宰割我耶。有一於此。吾亡必矣。雖然。此二者皆非易致。藉曰有之。其亦必在於十年之後。此十年中。吾雖復荆天棘地。要未必能以他力將世界地圖上之中國二字遽行削跡。實而言之。吾國人苟非發憤自亡。則他人殆無能亡我者。

明水曰。乃者俄兵壓蒙伊。英兵入片馬。法人乘之窺滇桂。荷日之間。三邊釋驕。而日本之在滿洲。久視我主權如無物。而吾子猶謂我國可以即安。毋乃太自欺矣。滄江曰。吾謂中國可以不亡云爾。非謂其不危也。危固亡之漸。然危與亡相去尙一間焉。今且取列強與中國之關係而縱論之。彼俄日德法。皆懷抱侵略之野心者也。英美則雖不敢謂絕無此心。而比較的不如彼四國之烈者也。此國中一般人所能見及也。夫俄國在東方之勢力。則洵根深蒂固矣。然自日俄一戰。十年所營。燬其泰半。自今以往。終不能以大得志於滿洲。乃回馬首以向回疆及蒙古。今也窮日之力以築中亞之新鐵路。而集大軍以壓我境。蒙回二疆。俄人固取諸其懷。莫能與抗也。然謂其遽一舉而取我名義上之主權而並奪之。恐未必爾。蓋並奪此名義。則其所以鎮撫住民者。轉多費力。反不如假我官吏爲傀儡。著著注入實力。待其機會全熟。乃一舉而穫其實。爲計尤得也。法之不競久矣。其民頗習於嬉樂。雖有異志。然用兵於外。非其力所能遽及也。德人銳悍邁往之氣。不可一世。然方事事與英相持。苟欲有事於遠東。則利害尤與英衝突。非先交驩於英。或先取英之勢力而大挫之。則終不能以大得志。然此二者皆非旦夕間所能望也。英人固非必無利我土地之心也。然彼在我境內生計競爭上之地位。本已最占優勝。雖瓜分焉。未必有所增。而緣擾攘之故。反生損失。故英人常欲維持我國現狀。地位使之然也。美則生計上之既得權亞於英。而政治上之勢力範圍遠後於他國。故瓜分中國。於美國無毫毛之益。而有邱山之損。其不欲之。更無論也。若夫日本。席方興之運。而恆苦於地小不足以回旋。與我接境。而海陸軍皆居最優之勢。其狡焉思啓之心。固天下所共見。然謂其必以瓜分中國爲得計。正恐未然。非謂其有所愛於我也。蓋當

實行瓜分之時。日本無論若何強悍。其所能得之地圈總有限。日本今方汲汲焉務國民生計之發展於外。而其最大計畫。則以我全國爲之尾閘。十年以來。彼於生計競爭上。已著著占優勝之地位。後此益將有望。而實行瓜分之後。各國且將於其所占領之境界內。各行保護關稅。則日人商務侵略之範圍。將大減殺。夫瓜分中國。則長江流域西江流域必非日本所能染指也。即燕齊秦晉間。亦非所能望也。所得者。仍南滿與福建之一部而已。南滿久爲彼懷中之物。享其實何必尸其名。而以貪福建之一部。而推十餘省之大利以予人。日人雖愚。不肯爲此也。夫今日我國爲條約所束縛。曾無自定關稅稅率之權。此實各國產業自由競爭之最好地盤。英美所以欲以全力維持現狀者。凡皆以此。日本位置。雖與英美不同。獨於此點。則利害惟均者也。合以上各情實以論之。可得三斷案焉。(第一)各國雖耽耽涎我邊境。甚或舉我邊境之一部。攘爲彼領。然猶未能遽以施諸本部各地。(第二)在本部各地。雖各各務擴充其勢力。然名義上仍公認我主權。(第三)至於萬不得已。然後謀共同干涉。再萬不得已。然後謀共同瓜分。夫既曰不得已而謀干涉瓜分。則謂中國可以即安焉固不得矣。然干涉之禍。必其在外債山積。不能履行償還義務。財政紊亂。達於極點。內亂蠱起。不能戡定之時。瓜分之禍。必其在列強經一次大戰爭。勝負有所決。國際關係與今迥異之後。然則此數年間。固尚有容我圖存之餘地。既容我有圖存之餘地。即容我有圖強之餘地。夫今日而始言圖存言圖強。則既已遲矣。然猶有如孟子所云。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若我全國人悉橫一亡國不可復救之觀念於胸中。此如有病者於此。其親族競以爲不治也。委而去之。病者亦自以爲不治也。益日夜思所以自戕。此其必至於死。固矣。然非死於

病。死於誤認其病耳。吾所惡夫中國必亡論者。凡以此也。

明水曰。今國中財政現狀。岌岌不可以終日。今年預算。不足者七千餘萬兩。而各省之虧缺。實不止此數。此後歲出。益有增無減。而歲入增加。絕無幾望。司計之臣。營然不知財政為何物。蹣跚冥行。趨死若鶩。吾子固常言矣。謂率此不變。則政府破產之禍。即在目前。就令無列強干涉。而即此一端。已足亡中國而有餘。子云無畏。徒自壯耳。滄江曰。茲事吾久已憂之成癖。若云不治之證。則猶未也。考今世號稱強國者。無一不經過此絕險之關。彼日本維新伊始。政權甫自幕府以移於王室。列藩擁土自重。而中央政府無一銖之入。仰給於貢獻而已。及廢藩置縣。而政府承各藩濫發之紙幣。不得不爲代償。且撤藩土之世祿。須別有以給之以贍其生。所費蓋十餘萬萬焉。未幾復遭內亂。竭帑藏以事征討。不足則稱貸而益之。蓋當明治十三四年間。日本之財政。惟恃不換紙幣以爲彌縫。稍有識者。未嘗不爲之寒心也。其他美國當南北戰爭前後。俄國當槐脫氏任度支大臣前後。財政之紊亂。皆不可紀極。而數年之間。轉危爲安。其最甚者。如法國當路易第十五第十六之時代。以財政積弊太深。卒釀大革命之禍。然波旁王朝雖緣是顛覆。而法蘭西國固無恙也。其後有豪傑振之。終不失爲富強。準此以談。則乏財抑非有國之公患也。今各國通行稅目。爲我國所未經采用者甚多。國中一部分人。其負擔租稅之力雖至竭蹶。而他部分人。其負擔力有餘裕者。固自不乏。故今日財政。雖似禁不可理。然按諸實際。其整頓乃甚易易。以吾觀之。則其視日本明治十三四年間之險象。我尙不逮彼什一也。病在不得人而理之耳。

明水曰。財政規畫。必以國民生計爲之源泉。而我國民生計之危機。吾子既言之有餘痛。更閱數年。全國破產。殆將不免。吾四萬萬子姓。且成枯腊以死。及其時。雖欲救之。亦安可得。滄江曰。此其病根誠至深遠且至可怖。然猶是緩症。非急症也。譬諸肺癆。固足以致人於死。然及其病之未深。固尚可治。夫今世歐美諸國。咸苦資本過饒生產過溢。而以我爲之尾閥。於是產業革命之餘波。氾濫以及於我。我所爲日即於貧者。豈不以此耶。然此現象是否可以永陷我於九淵。則當視我國民所固有之生計能力何如。使我民而果爲生計能力劣等之民也。則自今以往。我將成爲生計上之隸屬國。行亦必夷爲政治上之隸屬國。而不然者。則一時之風潮。雖甚足畏。亦視其所以禦之者何如耳。且吾子盍一縱論我國民生計能力果如何者。明水曰。疇昔閉關未與外遇。固未由與人比其劣優。及至於今。則吾之慚慙。寧復可掩。他勿具論。即如國產中號稱最大宗之品。若絲茶糖蠶豆等。內之從未聞能聯合以改良其生產。坐視外國產品之見壓。外之從未聞能直接以自致之於各國市場。惟仰外商爲我稗販。而俯首以乞其餘瀝。又今世之新式企業若股份有限公司等。其制度之輸入我國。亦既有年。而至今不解所以運用之道。每試則什九失敗。又以舉國之大。曾不能自設一有力之金融機關。而令各國銀行得制我死命。凡此之類。皆吾國人生計能力薄弱之表徵矣。滄江曰。吾子所言。誠國人所宜日三復而深自省也。然遽以是斷定我能力之必後於人。吾猶未敢遽謂然也。大抵生計現象之與政治現象。常如輔車相依而不可離。就中若股份有限公司。更非在完全法治國之下。未由發達。夫在今世而欲與列國競勝於生計界。必以大資本之股份有限公司爲之中堅。而我國現在政治。實與股份有限公司之組織不能相容。故國民生計能力。

爲政治現象所壓抑而不克抽萌以出。謂其本不若人。不亦誣乎。且如英國與歐洲大陸諸國。其族姓譜系至相密邇也。而英人生計能力。其發榮乃先於他國數百年。無他。英之政治早已修明。而大陸乃方在擾攘中耳。夫今之美人。猶昔之美人也。而南北戰爭後。其生計現象。何以突變焉。今之德人。猶昔之德人也。而聯邦成立後。其生計現象。何以突變焉。今之日本人。猶昔之日本人也。而兩次戰勝後。其生計現象。何以突變焉。豈非其生計上之本能。疇昔固有所遏耶。夫世界中諸民族。其以生計能力缺乏爲病者。則有之矣。古昔之埃及人。小亞細亞人。阿剌伯人。皆其最缺乏者也。希臘人。羅馬人。雖稍優於彼輩。然缺點猶多者也。其在並世。則朝鮮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及印度人中之大部分。其最缺乏者也。我國中之西藏人蒙古人。亦其類也。在列強中則法蘭西人意大利人。及其他之拉丁民族人。亦終不能於生計界占優勝者也。俄羅斯人。則今尙幼稚。爲劣爲優。未能具斷者也。若我中國人乎。吾以爲其生計能力之受之自天者。決當在日本人之上。即以校英人美人德人亦當無大遜。蓋生計能力之爲物。大約以三要件結合而成。曰勤勞。曰貯蓄。曰冒險企業。而我國民之具足此三德。實環球之人所共稱歎也。今所以未能淬厲光品者。不過惡政治爲之障。苟政治現象一變。則我國生計上之勢力。不十年而震懾羣雄可也。

明水曰。舉凡吾子所言。皆以有良政治爲前提。若現在之政府。則何望者。就令現政府悉行辭職。繼起者亦一邱之貉。果有何道以得良政府者。今即將並世各文明國政府組織之形式。全然移植於我國。而能否運用。存乎其人。用何人以任政府。權自操諸君上。又何術能使之以必得良政府爲期者。此問題

不解決。則子之論據。破壞而無復餘矣。滄江曰。誠哉然也。國家之命。託於政府。政府失職。雖有極盛之國家。可以不十稔而瀕於亡。況其在我國之今日乎。雖然。政府者何。亦人民心理所構成已耳。雖有極悍暴之政府。苟非得多數人民承認而擁護之。則決不能以一朝居。且夫政府也者。立於最易爲惡之地者也。苟人民不爲之立監置史以嚴督乎其後。則固宜惡者什九良者不得一。子盍亦一繙各國前史。視其人受惡政府之荼毒爲何如。而其所以自拔又何如者。彼英國固立憲政體之祖國也。其國會乃自建國以來蛻變發達。由來舊矣。然前此惡政府之禍。史不絕書。其最甚者。如占士第一之時。嬖人卜礪函公爵擅政十餘年。外交失敗。財政紊亂。吏治蕪曠。賄賂公行。當時英人爲之語曰。『誰歟宰制英國者。曰我王。誰歟宰制我王者。曰卜礪函。誰歟宰制卜礪函者。曰魔鬼。』觀於此則其流禍之博。可想見矣。卜氏之敗德失政不能盡述稍讀西史者當能知之若無暇讀史則中國今日之政府即其絕好之一幅復寫帖也。占士既淫湎無度。大失民望。及崩而其子查理士第一繼之。查理士仁而寡斷。權益移於卜氏。卜氏恃寵而驕。一切不任責。而王反進而爲之受過。國會幾度彈劾。留中不省。反命停會而慰留卜氏。吾子試思此種情實。與何國何時代之現象酷相肖者。卜氏炙手可熱之勢。積十餘年。自謂與天地長久。問其收局。則伏尸二人。流血五步。萬事了耳。卜氏既斃。代之者爲辟謨。怙惡不悛。謂民實狂悖。法當威壓。遂乃誅戮無辜。又竭其力以從事聚斂。惡稅惡幣。接武繁起。民不聊生。終受國會十三度之彈劾。王不能庇。乃付法院而處以極刑。由此言之。以憲政發達最健全之英國。而其曾受創於惡政府也固若彼。由今日觀之。當卜氏辟氏柄政二十年間。英民蓋呼籲無所。智勇俱困。且法西交侵。去亡一髮。幸英人以百折不磨之氣相

淬厲。卒能蕩此羣魔。復見光晶。以有今日耳。使其時英人相率灰心絕望委心任運。則今世界上早無復有英國焉未可知也。英猶如此。他更可知。彼法俄奧日諸國。豈嘗有一焉不經惡政府之荼毒銷鑠。誦諸史乘。歷歷可稽。吾無爲更累舉以塵聽矣。要之政治上有一大原則焉。曰。凡政府能爲惡者。則國民許其爲惡而已。其象如律之所謂和姦。惡政府則狡童。而許政府爲惡者則游女也。故夫陷中國於今日之地位者。其罪固在政府。然使政府得陷中國於今日之地位者。其罪又在國民。吾與子推論中國前途希望。願不言政府責任而言國民責任者。凡以此也。

明水曰。吾子言及此。則幾於圖窮而匕首見矣。且吾子不云乎。政府者人民心理之所構成也。今吾國曷爲而構成此種政府。則吾國民心理之居何等。抑可見矣。譬諸沙礫之積。末由產嘉礬。糞土之糝。不堪施藻繪。吾所以竊竊憂中國之亡者。凡以此也。滄江怫然作色曰。如吾子言。得毋謂我中國人實天賦之以亡國民之劣根性乎。其侮我國民不亦甚乎。明水曰。非敢云然也。顧事實所在。又豈能徒以我慢貢高之辭自揜。且子不見乎希臘之將亡也。曷嘗無德謨士的尼其人者。羅馬之將亡也。曷嘗無希西羅其人者。彼皆熟察時局。洞闢幾先。日嘵音瘖口以諫說其民。淚盡繼之以血。然終已無救於亡。何則。當一國風俗頹壞人心腐敗之既極。全社會爲鬼脈所中。暮氣所掩。雖有聖醫。不得而起之也。吾子之樂天主義。其奈之何。滄江曰。子問及此。所以起予者多矣。此非由歷史上觀察我國民根性。備說其正軌變軌。而以之與今世強國與夫衰亡之國相比較。則無以下正確之決論。而定我儕之所當從事也。倘不厭其長。願聞之乎。明水曰。諾。吾願聞之。吾且信我國民凡有血氣者舉願聞之。滄江曰。凡人之受性。恆

各有所長與其所短。大人者。能自知其所長。而善用之。發揚之。淬厲光品之。而能自知其所短。而矯變不吝也。其難矯變者。則深思其所由來。而治之於本。此爲大人而已矣。夫國民性則亦猶夫一人之性焉爾。凡一民族之性。終不能有長而無短。而長短之數。有絕對的恆久不變者。有相對的與時推移者。而其所短。有積之甚久而難治者。有爲一時之現象而易治者。今欲語中國前途之希望。亦惟使國民自知其所長所短。且使知所以善用其所長矯變其所短而已。

明水曰。請語吾國民之所長。滄江曰。我國民能以一族數萬萬人。團結爲一箇之政治團體（即國家）。巍然立於世界上者數千年。此現象在我固習焉不察。未或以爲奇。然徵諸外國史乘。實欲求倫比而不可得。此非有根基深厚之國民特性。不能倖致也。蓋民族之建設一國家。爲事本極不易。有自始不能建設者。有建設僅至半途而遂不克完成者。有雖完成而甚脆弱。一摧即壞者。彼劣等之民族。不必論矣。至如希伯來希獵羅馬日耳曼之四族。世界史上最有赫赫之名者也。然而希伯來人僅長於宗教。自始不能爲政治上之結合。希臘人閱數百年躊躇於市府政治之範圍。始終不能建設所謂大希臘國者。以底於亡。羅馬人能建國矣。而疆土既廣。則尾大不掉。帝政既立。旋分爲四。分合相尋。卒界爲二。蠻族侵入。失其所以自守。遽見宰割。彼日耳曼人者。今歐西諸國之過半。皆其所自出也。以族屬言之。則英法德奧。若我之秦晉齊楚耳。而中世千數百年間。屢思組織所謂神聖帝國者。迄莫能就。卒乃諸部分化。異性日著。至最近三四百年間。然後完全具體之國家出焉。就中若德意志若意大利。尤爲晚熟。蓋不知經多少仁人志士之血淚。而始得以一國之名義立於天地也。斯何故歟。蓋國家也者。以人民爲分子而組織以成

者也。按諸物理。凡合多數分子以成爲一體者。必其各分子之性質略相等。式樣略相等。容積略相等。然後可以結合而黏聚。而不然者。雖強糝之而決不能成。即成矣而決不能固。聚民爲國。何獨不然。是故爲國家成立之障者多端。宗教之齟齬也。語言文字之蹊逵也。都鄙部落感情之閼隔也。階級之軋轢也。有一於此。則其國中分子。必不能保適宜之密度。動則睽離。而國家常机阻不安堵。今世歐美諸國。蓋竭千數百年之力。以求養成此渾融統一之國民性者。直至最近一二百年間。其效始覩。而其功在半途之國。猶且有之（若奧大利則其國民性之基礎至今尙極薄弱者也若俄羅斯則國民性大體雖具而未能十分渾融者也）。蓋茲事若斯之難也。而我國乃有天幸。藉先民之靈。相沿以爲一體。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宗教同。言語文字同。禮俗同。無地方部落之相殘。無門第階級之互閼。並世諸國中。其國民性之成熟具足。未或能我先也。夫我國民性是否適於今日之時勢而足以優勝於物競之林。此固常別論。雖然。國民性之良否則國家榮悴之問題也。國民性之有無。則國家成壞之問題也。惟其有之。乃可以釋回增美以使即於良。若其無焉。則早已如果羸之與螟蛉。謂他人父。不有其躬矣。而更何良否之可云。夫我之有此渾融統一完全具足之國民性。此即其國家所持以與天地長久也。社會學大家楊特氏有言。『凡滅國者。滅其國民性而已。』大抵絕無國民性之部落。滅之最易。如歐人之在美非澳三洲。芟夷其土人而植民於其地是也。國民性未成熟之國。滅之尙易。如俄普奧之分波蘭。其一例也。國民性已成熟之國。苟其壞編人稀者。猶或可積歲月以滅之。然仍視其國民性之良否。以爲難易之差。其誠良者。終古莫能滅也。那威之於瑞典。匈牙利之於奧大利。是其例也。愛爾蘭之於英吉利。亦幾其例也。若夫以具足之國民性而擁有

泱泱大邦者。則苟非其國民自棄擲此國民性喪失無餘。則斷無他國能滅之。古代之羅馬。是其例也。夫他國欲滅我國。則談何易易乎。昔印度面積人口。皆略亞於我者也。而英能滅之。或且持是以例我。雖然。我則豈與印度伍者。夫印度乃地名耳。非國名也。試問自有史以來。曾見有所謂印度國者現於大地否耶。就中惟有號稱蒙古帝國者。曾建設於斯土。然蒙古人之自身。本已非能建國之民族又烏能假其力以結印度爲一國。今之印度。猶有溝絕不通之種族三十餘。言語百二十種。部落酋長亦數十。蓋印度自始無統一之樞軸。自始無國民性也。援彼例我。抑何自暴棄一至此極耶。不然。彼英人當東印度公司全盛時。僅以義勇隊二千餘人勘定全印（此英人也至其所練印人爲兵使之自戕者不在此數）。方挾其餘威。以割我香港。索五口通商。豈其有所愛於我而不欲以待印度者待我。然而不爲者。知其業之不可企。則知難而退也。今如俗論所言謂中國必亡。夫亡國云者。則必其見亡於他國之謂。若易姓鼎革。不足以云亡也。試問我中國人非僵臥以求人之來亡我。則誰敢亡我者。又誰能亡我者。夫使世界上僅有一國。能現出一種不可思議之力以鯨吞我。盡消滅我國民性使合於彼。不聽則盡殲之無孑遺。則中國亡矣。然茲事顧今日所可得觀耶。欲亡我者。必其出於五六國之瓜分。而我堅強之國民性。經二千年之磨練。早已成爲不可分之一體。終不能裂爲五六。而各各與他國之國民性相糅合。更不能如彼本無國民性之族。徒以部落生涯自安。雖強瓜分。只一時耳。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但使國民性一日不絕滅。終不能以此四萬萬人分隸於數國之下明矣。夫以臺灣之內附。僅二百餘年耳。腹地之民。渡海以殖者。數且甚稀。其受此國民性之感化。至微薄也。而割隸日版。亦垂廿年。日人汲汲思所以同化之者。無所不用其極。而至今其

男女曾無一肯與日人離婚者。避地內渡歲不絕。其豪傑日夜禱祝故國之一振而思有所歸也。臺灣且然。況乃中原。是故我之具此渾融統一之國民性。即我國家億萬年不亡之券。吾儕所爲怙恃之而能自壯者也。

明水曰。得吾子之說。使人神氣一王。雖然。國民性終非可以僅有之而自足也。固當求其良焉而適於自存。吾國民性果足稱爲良國民性與否。是吾所急欲聞也。滄江曰。吾國民性之不良焉者固多。其良焉者抑亦不少。吾將先語其良者。(第一)四民平等之理想。爲我國民數千年來所信仰而成爲習俗。此建國要素之最可貴者也。失所謂完全之國家者。惟國家有統治權。而凡立於此統治權之下者。其公權私權。一切平等。夫然後可以使人人各盡其才。而無或偏枯萎悴。以滅殺國家分子一部分發榮之力。又不至國中分子常相軋轢。以消耗其元氣。故各國之大政治家大政治學者。咸斤斤以此爲務。而過去世界之政治史。其什之八九則此理想之進化史而已矣。歐洲諸國。累革命以革命。直至最近百餘年間。然後此理想得現於實。而印度埃及波斯朝鮮等國。皆以不具此理想而即於衰亡者也。而我國則二千餘年間。此理想日漸發達。從未聞能以一階級壟斷政權。布衣卿相。習以爲常。馬醫之子。負販之夫。但有才賢。皆能自拔以立於社會上最高之位置。雖非無爵秩之名號。然未嘗有特權與之相麗(今世各君主國皆有爵稱但使不附以特權則與平等之理想不相妨也)。高官顯宦。一歸鄉井。則與齊民齒。今世法學之大義。所謂「在法律之下人人平等」者。我國當之矣(其中如皇族有特別法等此亦凡今世君主國所不能免其範圍甚狹不足爲病也況各國之特別法猶不止此數如軍人僧侶等皆有之豈足爲法律上人人平等之疵累耶)。而此種善美之理想所以得現於實者。實我國民固有此善美之性使然也。明水曰。斯固然矣。然吾竊疑我國運所以凝滯不進者。亦未嘗不緣此等事實以

爲之梗。徵諸外史。緣彼階級相閱。而國中各部分之人。皆得淬厲以增其能力。而彼特別優異之階級。恆有所憑藉以厚其所養。偉大人物。往往出其中。於以作全社會之中堅。國實賴之。若英德日本。其最顯之例證也。今我國得毋亦以久習於平等之故。無競而失其中堅。以致有今日之罷敵矣乎。滄江曰。吾子所言。則可謂深入而獨微也矣。大抵天下事利害常相參。禍福常相倚。英德日本之有今日。固不得不謂爲食階級相閱之賜。即其現今爲國之楨者。亦多出自特別階級。洵如吾子所云云。雖然。若謂苟非經其現象。則國家無從發榮。吾有以知其必不然矣。彼美國者。則自四百年前初殖民時代以迄今日始終未嘗有所謂特別階級存也。其安富尊榮。又何以稱焉。要之。階級制度之爲物。弊恆餘於利。其無之。實國家之福。我國民二千年來養成此四民平等之良習。實爲今後之政治家省卻無數難關。無可疑也。

（復次）我國民自營自助之精神。又國民性中之最可貴者也。我國之施政。向以不擾民爲訓。耕食擊飲。宴然與帝力相忘。是即我國歷史上最太平時代之現象也。是故政府常取放任主義。於人民日用飲食養生送死之道。未嘗一加干涉。人民亦知政府之不能爲我怙恃也。不得不斷絕倚賴之心而自爲謀。就中如教育事業。二千年來之政府。未嘗聞有所謂教育方針也。而民間講學之風乃大盛。我國教育史之全部。則私立教育之發達而已。又如生計政策。除農政間有設施外。一切聽民之所自爲。我國民生計之向榮。自始未嘗一經政府之助長也。其他凡百。大率類是。故並世各國。除英美外。其自營自助之精神。未有如我國民之盛者也。明水曰。斯固可貴。然稽諸外史。各國皆以經一度政府干涉之結果。能整齊嚴肅其民。使成健全之分子。我國徒以放任爲治。此乃所以今日受其敝也。滄江曰。放任與干涉之孰爲得

策。本爲政治論上之最大問題。學者各是其所是。至今未決。大抵在今日共同事業之範圍日趨擴張。政府盡諾坐嘯。不足爲治。固無待言。吾民以不得政府之助長。其於各方面之能力。多不能完全發達。此亦無足爲諱者。然謂自營自助之非美德。是固不可。而此美德則我固有之矣。

（復次）我國民常能以自力同化他族。而未或見同化於他族。此真決決乎大國之風也。楊特氏之言又曰。『有滅人國而反被滅於人國者。蓋國民性薄弱之族。雖一時偶產一二豪傑。揮其武力。以滅彼文明之國。然不旋踵則入而與之俱化。反將其固有之特性。消滅無餘。則滅人而反見滅於人矣。』楊氏論亡國以國民性消滅爲定義。若此者。求諸史乘。不乏其例。若馬基頓人之滅波斯滅埃及滅希臘。突厥人之滅東羅馬。蒙古人之滅歐亞諸國。其最著矣。我國數千年來之歷史。其蹂躪於外族者。屢見不一見。然皆不旋踵而同化於我。且以西國史家所考據。則當春秋戰國間。希伯來人入居於我山陝之地不少。唐之中葉。波斯人大食人入居於我廣東浙江間者尤多。然一二百年後。輒已渾化於我。無復痕跡可尋。即以今澳門之葡萄牙人論。其失其本性以從我者。蓋不知凡幾也。而我民之旅食於海外者。其國民性終古恆在。無所變壞。其強立不倚。在世界諸民族中。蓋罕有倫比也。自頃以來。德國人移住於海外者。歲恆數十萬。而所至輒盡棄其國語國俗以同化於人。德皇大憂之。常引英人之不肯舍己從人以爲申儆。而史家論羅馬衰亡之由。亦多謂其征服希臘以後。上下相率摹仿。化爲希臘風。又自征服東方諸國。繼襲其驕侈虛榮之惡習。以致羅馬固有之國風。蕩然掃地。遂即於亡。蓋國民失其所以自守。實國家之隱憂也。若我國民則其或知免矣。

明水曰。吾子以此爲吾國民之所長。吾以爲我國家所以不振者。乃正坐是。蓋舍己從人。取人爲善。此私人進德之良箴也。國家亦何莫不然。泰西之文明。常由各國彼此接觸。互相仿效。錯綜化合而成。山不讓塵。川不辭盈。斯乃所以爲大也。故世之論者。往往非笑日本。謂其中無所有。惟事模仿。吾獨不謂然。日本之善於模仿。正所以使其國家常能與外界相順應而立於不敵也。我國之絕不肯同化於人。正乃所以凝滯不進。劣敗而見淘汰也。滄江曰。吾子所陳之義則博矣。國人所宜以作韋弦之佩也。雖然。以吾觀之。則我國民自保守其文明之力誠甚強。抑其吸收他種文明之力蓋亦非弱。三代以前之文明。其會否有所受於他社會。第弗深考。秦漢以後。其與吾接觸之諸族。實無文明可以餉我。我之不能有所受宜也。二千年間。他社會之可爲我師資者。惟印度之宗教。而我國人之於佛教。則真能受而又能化者也。蓋自隋唐前。印度大乘教大昌。未幾遂熄。而獨傳於我國。而其條枝暢茂。乃大逾於本根。諸宗並起。聲光爛然。蓋佛教既入中國。則自成爲中國之佛教。欲求其例。則如英人德人之受景教於羅馬也。其後宋明諸賢。復能去取其義。將中國固有之學術別開新生面。由此觀之。則我國民於他社會之文明。非徒吸收也。且能咀嚼融化之。而順應於我國民性以別有所建設。此則非惟日本人所不能企。即在歐洲諸國。亦所罕觀耳。非偉大國民。安克有此。明水曰。前事固然矣。然自歐美文明輸入以來。乃絲毫不能吸收。即強爲效顰。亦若鯁於喉而不能化。則又何說。滄江曰。此皆由政府非人。有以振之。非吾民本性然也。茲事吾將與子別有所論。且今後之中國。能否吸收泰西之文明而自有所建設。亦視吾儕所以任之者何如耳。吾儕不自勉。而猥以謗國民乎。

明水曰。子既言國民之所長矣。願聞其所短。滄江曰。請吾子言之。而吾乃衡其當否。且論其可救治焉否也。明水曰諾。

明水曰。西人之警我也。謂我國之學問。徒拘文牽義。支離破碎。或談空說有。馳於空想。而所謂科學觀念者。始終不能發達。博士埃彌爾來黑曰。『支那人雖解磁針人秘密。而航海術不聞進步。雖能知某星象之定期再現。而始終以極幼稚之天文學自甘。千年前已解三角法。且知用水準器。而製造工業上絕無發明。此其智能劣下不逮歐美人種之明徵也。』(滄江案博士匈牙利人其說是所著國民功業論以一九〇四年出版)。此論吾雖未敢盡從同。然聞之竊內愧。且滋懼焉。子其有以釋之。滄江曰。詩有之。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博士之言。真吾石也。其所以警策我國民者至矣。雖然。遽以此爲吾種人智能劣下之徵。則吾未之敢承。今者歐西諸國。其實用科學之昌明。洵前無古人矣。然不過近二三百年事耳。當前明中葉以前。今之所謂文明國者。其人舍戰鬪祈禱二事外。殆一無所知。厥後乃有所謂煩瑣哲學者興。其支離破碎穿鑿附會。視我乾嘉間之漢學。抑更甚焉。其時回教國民。於數學幾何學物理學化學機械學等。皆有專家。立於學官。歐人覩之。舌橋而不能下。使當時回人運作武斷。謂日耳曼種人科學觀念缺乏。斯足爲實論矣乎。吾恐今日歐人所以謂我者。亦若是已耳。況來黑氏所言。固多有不衷於事實者。法人黎杜荷芬所著支那交通史云。『西曆第一世紀之後半。西亞細亞海舶。始至交趾。凡二百年間。繼續航行(按此時代西人東漸以後則我西征也羅馬帝安敦來通使即在此期中)。至第三世紀中葉。支那商船。漸次西向。由廣州達檳榔嶼。至第四世紀。漸達錫蘭。第五世紀。更由希拉以達亞丁。終乃在波斯及米梭畢達美亞等地。